

外语速成训练

INTENSIVE LANGUAGE PROGRAM IN AMERICA

荆允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为了应付世界各战场在语言方面的需要，曾设立所谓“陆军特种训练教程”（ASTP），其主要项目之一是对美国官兵与情报人员进行外语训练。现今美国外语教学的许多教材、教学方法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受这种特种训练的影响而形成的。目前美国国防部、国务院仍有专门训练外语的学校。许多大学除经常开设各种外语课之外，多在暑假（也有在学年中）举办外语速成训练班（intensive language institute）。在速成训练班中，一年的课程可在一个学期念完，三年的课程可在一个学年与该学年前后的两个暑假念完。这对应付在语言方面的迫切需要，确有很大功效。

中西部十所大学于1963至1970年得到福特基金会、美国联邦政府教育署和主办学校的资助，曾举办过八次暑期东亚语文速成训练班，笔者参加了其中的七次，担任各阶段的教学工作，还担任过一次班主任（1965年暑期于俄亥俄州立大学）。现将此训练的要点介绍于后。

组织情况

中西部十所大学是密歇根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威斯康星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爱荷华大学、印第安纳大学、西北大学、伊利诺斯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和芝加哥大学，

由一校际合作委员会（CIC）总管这十所大学的合作事宜。甲校的研究生可到乙校上某位教授的课，但仍在甲校注册，不必到乙校注册，只要填写表格并经甲乙两校研究院院长签字批准即可。这样的研究生称为旅行学者（traveling scholar）。借此可利用各校之长，很受学生欢迎。

东亚语文速成班是CIC主要合作项目之一。举办时由CIC的东亚语文小组（由各校东亚语文系主任组成）确定主办学校。速成班教师由各校选拔。除CIC的会员学校之外，还有美国各地以及加拿大、英国等外国学生前来接受训练。

速成班设班主任一名，多由主办学校的东亚语文系主任担任，总管速成班一切事务。课程以初级、中级、高级三阶段为主，参加学生也最多。每一阶段由一名教授负责，下设口语训练小组（每组十人），其数目按注册人数而定。口语训练小组由能说中、日语的助教承担。每天上课四小时，第一小时合班上，由主任教授讲解该日课程要点，后三小时分班上课，由三名助教给学生作充分的口语练习。

除上述三个阶段的基本课程外，还有中国语言学、日本语言学、高级阅读等比较专门的课程，以适应硕士班与博士班学生的需要。在中文方面，赵元任、李方桂、蒲立本等名学者曾在速成班上担任过这种

专门课程，为外语速成训练班增色不少。

教学方法

传统的语言训练过于注重“眼”与“手”的训练，现代的教学方法虽各家说法不一，但有一点大家似乎都同意，即语言是一种交往的工具。通过眼手学来的外语，学到底，还是一句话也说不出，即使能说出来，语言也不一定准确。虽然文法也许知道的不少，但发音有问题，总嫌不能得心应“口”。因此，应把传统的“眼手”教学法改为新的“耳口”教学法。特别是在初始阶段，更应该如此。把“耳口”训练的基础打好了，再用“眼手”的办法。该程序恰如小孩学说话，先由耳听、口仿进而再学眼读手写。小孩不懂语音学，也没有念过文法，说话地地道道，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把学习的顺序弄颠倒。

要用“耳口”教学法，就得有标准的发音人作为我们的典范。主任教师说的外语可以不是他的母语，但他必须受到语言学的训练或是个语言教学专家，他应该知道学生的困难所在，并能够给学生指出一条可靠的、正确的学习道路。指导口语训练的人则不一定是专家，但他必须受过良好的教育，说标准的本国语言，并具备一位优秀教师应具有的性格。这样的教师会按照主任

教师的方法去教学生,愿意承担似乎单调而实则有趣的口语训练工作。

口语训练单调吗?绝对不!如果担任此项训练工作的人能接受适当的指导,又肯多用脑,则口语训练的花样可以层出不穷。现举一例子,老师在黑板上写出下面的一个表格:

人名	年龄	国籍
Mr. A	30	U. S. A
Mr. B	35	China
Mr. C	37	Japan

你看看可产生多少句子出来:

1. Mr. A is 30 years old.
2. Mr. A is from the U. S. A.
3. Mr. A is an American.
4. Mr. A, Who is 30 years old, is from the U. S. A.
5. Mr. A, Who is an American, is 30 years old.
6. Mr. A, 30 years old, is an American.
7. Mr. A, An American, is 30 years old.

其他两个人的事也可产生同样多的句子。若把他们的事合在一起说,句子就会更多、更复杂,例如:

Mr. A, Who is a 30 years old American, is 5 years younger than Mr. B, a 35 years old Chinese.

句子写出来之后,老师可以先念两次让学生听,然后再让学生跟着一块儿念,最后让学生单独跟着念。通过这样的训练,学生就能够说得滚瓜烂熟了。这时就让学生之间根据这些资料提问题和回答。在会话进行过程中,老师应该把学生的错误逐条记下来,待学生作完练

习,再一一纠正,重复练习。采用这种方法,你就不会感到时间没法打发和口语训练单调了。一个钟点很快就过去了。我相信用这种教学法,上课打瞌睡的学生一定很少。以上只是口语训练中的一个方法而已。有关英语教学的书不少,你随便参考一两本书,就可能得到不少有益的建议。和你的同事多谈谈上课的心得,也可学到不少好经验。

视听教材

在英语中,称这类教材为“视听教材”(Audio-Visual Materials),要是听跟视有顺序关系,那么,在语言教学方面。英文的顺序似乎更合理些。经验证明,学语言最好先听后看。给外国学生讲授中文时,在没有给学生看汉字的拼音以前,他们都能依样“话”葫芦,说得相当地道,但是当我把拼音写在黑板上以后,他们的发音立刻就受母语的干扰,听起来完全走了样,很多初学者以为拼音字母的发音都应该和他们的母语一样。有一个学生曾对我抱怨说:“‘日’(ri)的拼音不应该是威氏的‘Jin’、耶鲁的‘r’和拼音的‘ri’。因为他把这三个不同的拼法都按英语发音读出来,所以一点也不像它们所代表的‘日’字了。富里斯(Fries)说得好:“当一个学生能发现他所学的外语与他的母语有区别时,那才是他开始学习的时候。”

学习语言最好的视听教材当然是以该种语言为母语的人所说的语言,但这种机会并不那么容易碰到。因此,就要依靠视听教材了。在语言教学方面,听力的训练更为重要。现在盒式录音带很流行,录音机也

轻便,可以随身携带,利用录音带学习语言非常方便。如果能使用由电子计算机控制的拨号收听的语言实验室就更为理想了。俄亥俄州立大学里有这种设备,收听处设在校园各处(图书馆、学生活动中心、教学楼和宿舍),只要坐在这种收听小间里,戴上耳机,拨出适当的号码就可以听到当天所讲的某一课程。若要收听其他课程,可拨电话请服务员协助,甚至生病在家里的学生,也可通过电话收听。

现在录像机也很流行。我曾将中国电影编成语言教材,再把电影复录在录像带上,让学生在语言实验室收视收听,对学习兴趣大有补益。

为了了解有关外语国家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物,可多利用图片、幻灯片、实物等进行教学,从而增进学生的学习兴趣。语言与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学习一种语言,必须对该种语言的文化背景有所了解,不然就会遇到词汇、文法和发音都知道,而对某句子不知所云的情况,其原因就在于不了解该句子后面所蕴藏着的大段文化典故。如果对此典故毫无知识,就无从了解那一句话的真意了。我试举一例说明此点。美国人形容一个人被吓坏了的时候会:“他被吓得像十一月的火鸡一样。”我们若不知道美国十一月有感恩节,也不知道美国人过感恩节家要烤火鸡,成千上万只火鸡在十一月里都会变成盘中餐,就想像不出那个人被吓成什么样子。

语言是一种工具,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环节。把外语训练工作搞好,使外语学习能够做到速成有效,这是我们语言工作者不应忽视的任务。(马希文译)

• 上接53页 •

参考文献

1. 王乃忠 (Wang Naizong): “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 中国建设, 19期第5页(1980年3月4日出版)。Aird 曾引用(注2)
2. Aird, John S.: *Reconstruction of an Official Data Model of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of China, East-West Population Institute, East-West Center, Honolulu, May, 1980. The same graph was read by Roland Pressat (“Evolution des Naissances en Chine”, *Population*, 35, 4-5, July-October, 1980, pp. 968-972) with minor differences

for some years.

3. 朱正直 (Zhu Zhengzhi): “中国当代人口问题及其发展趋势”, 经济科学, 1980年3月号
4. 刘政 (Liu Zheng): “中国当前的人口选择和发展”, 1980年10月召开的北京人口学国际圆桌会议文献。
5. Biraben, J.-N.: *Naissances et Repartition par Age dans L'Empire Russe et en Union Societique*. *Population*, 31:441-478, 1976; and Lorimer, Frank, *The Popul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6, pp. 133-136.
6. 刘政, 前引

(杨为民译)